

红

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紅嫂	知 俠(1)
村哥	肖 鳴(36)
月夜簫声	王太捷(64)
出差	林香頻(80)
孙二牛的故事	曲延坤(96)
一夜春风	向 东(113)
鉄旦和侯坤	朱 干(137)
南瓜王	邵勇胜(147)
神枪猎手	高祿厚(155)
瓜熟了	肖端祥(163)
婚礼	梁兴晨(170)
海歌	张 揚(181)
碧水紅菊	靜 君(196)
紅·綠·青	赵 遒(202)
鍋炉房里	赵夢霆(223)

紅 嫂

知 俠

彭林排长是在一次掩护部队强渡沂河的激烈战斗中负重伤的。

当我军在孟良崮歼灭蒋匪王牌军七十四师之后，附近蒋匪的十几个师，拚命向这里扑来。这时我军歼敌任务已经完成，即迅速撤离这个地区。彭林排长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东插去，准备到沂河东休整。几个师的敌人向他们尾追过来，部队连夜赶到沂河边，由于河水暴涨，没有渡河船只，部队一时不能过河。

这时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和激烈的战斗，战士都很疲劳。后边敌人渐渐迫近，如不在天亮前渡过河去，背水作战，是很不利的。因此指挥员下定决心，用部队掩护，依靠群众，强渡沂河。

这一带沿河村庄的基本群众，听说自己的部队过来了，都回到村子里，他们眼看着部队过不了河，就把自己家的木头、木板、秫秸，都拿出来绑筏子，有的把自己的门板、水缸都搬出来了。更有的大娘和大嫂把自己心爱的木箱、木盆都贡献出

来，供自己的部队过河。

在群众的帮助下，部队源源不断地过河了。由于过河工具都比较小而简单，部队过得很慢，天已大亮了，还仅仅过了一半。

敌人靠近了，掩护部队阻击敌人的枪炮声响了。在弹雨纷飞中，部队还在继续强行过河。

彭林排长这个连，布置在河西不远处一个小山上，阻止敌人前进，掩护身后的一个团过河。从天亮开始打响，一直打到东南响，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，坚守住小山，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。

敌人集中所有的炮火，向小山轰击，整个山头都被烟雾笼罩住。炮弹炸得石头成为粉末，却炸不毁彭林和守山战士的决心。敌人又组织更大的兵力，象波涛似的向小山冲锋。在彭林的指挥下，机枪、步枪扫向敌人，敌人丢下了成堆的尸体，就又退回去了。在十五分钟内，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，把七八十个敌人消灭在山坡上。战斗中他的左臂负伤了。

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后，彭林才感到自己伤势的严重，他倒在血泊里再也起不来了。他的脸正对着沂水的方向，模糊地望着阳光闪耀的沂河，眼看着连队已经到了对岸，他脸上浮起了笑容。当耳边听到敌人嗥叫着奔上山头，而唯一剩下的战士，在和敌人搏斗中，也倒了下去，接着他就昏迷过去，以后的事，就不知道了。

敌人花了一个多连的伤亡代价，最后攻占了小山。当他们横越过山，向沂河边追扑过去的时候，我军已完全渡过了沂河。

午后，下了一阵小雨，山头上的敌人撤下来了。

经过上午一场激战，现在的小山头显得很恬静。

彭林躺在两块大石头中间，他的血把身下的青草都染红

了。經一陣微雨的浸潤，彭林的身体蠕動了一下，甦醒過來了。

彭林一恢復知覺，他馬上想到自己的戰士，他看看四下沒有敵人，就向陣地上爬去。班里所有的戰士都犧牲了。彭林看到戰士們的屍體，他的心象被什麼揪著似的發疼，可是卻沒有流淚，因為他知道這些戰士犧牲得多么壯烈。

他想爬向沂河邊，涉過水去追自己的部隊，可是他身上負着重傷，是過不去河的。那麼，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由於剛才的爬行，他身上一絲力氣都沒有了。他口渴得厲害，望望小山南邊有一個村莊，他想那里可能有敵人，也可能遇到個老百姓，他們會給自己弄點熱水喝喝。他現在多么想喝口水啊！喉頭，嘴里，干得象火烤過似的，那怕是一滴水，對他來說也是太寶貴了。

他爬得是那么慢，爬一会歇一歇，汗珠不住的从額上流下。夕陽已經下山了，他爬近村邊，聽到村里有敵人在吼叫，村邊也有敵人在活動。他蹲在草叢里，看准村後不远处有個小樹林，樹林旁邊，有一大垛秫秸。彭林就用最後的一點力氣向它爬去……

天黑以後，月亮從東方升起，這時彭林這個連的連長派了幾個精干的戰士泅過沂河，來到小山上找彭林和這個班的戰士，派來的戰士在山頭上找到戰士們的屍體，含着淚水把他們掩埋。可是他們找遍了小山，卻找不到彭排長的屍體。看看天色不早，戰士們就又泅過河去。

原來，當戰士們四下尋找彭林的時候，他已昏倒在秫秸堆里很久了。

朝陽在小樹林的枝葉上染着金黃的色彩，地上披着露水的

青草叶上的阳光閃得更加灿烂。

这时候，紅嫂正拿着小鉄鏟和一只提籃，在小树林边上的田野里挖野菜。她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年紀，可是她的头上却蒙了一块黑色的破头巾。她的腿带呢，按她的年齡，在这山区最流行的是束粉紅色的，現在她却束着一条深灰色的，她身上那件有不少补釘的上衣，又脏又破，一直拖到膝盖。至于脸上呢！已失去了青春的紅潤，被一层油黑的灰漬遮盖住了。从她的服飾和臉色上看，很少人会認為她是个青年妇女。昨天上午解放軍从这里渡沂河，一个战士从远处向她問路，竟喊了她声“大娘”。

紅嫂是不是沒有衣服穿呢？再困难她也还有几件替换的干净衣服，她也不是一向这么脏。平日她也是挺爱清洁的。只是这个时候不对啊！听！庄里鸡飞猪叫，还乡团和蔣匪軍，又在捉老百姓的家畜，打算做早飯了。在这些野兽群里，正經的女人还打扮个什么呢！

現在紅嫂一听到庄里的猪鸡的叫喚，就紧紧的皱起了眉头。她丈夫吳二是个中农，家里本来够吃的粮食，可是叫蔣匪軍和还乡团都搶光了，逼得她不得不出來挖野菜糊口。紅嫂的娘家在河东王家庄，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，她是一个貧农的女儿，紅嫂的少女生活，是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度过的。她参加过減租減息、反奸訴苦的群众运动，斗争过地主，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翻身了。随着經濟的翻身，文化也翻身了，妇女也得到解放。她参加了識字班，又是秧歌队中舞蹈得最活跃、最惹人注目的一个。她們常常慰劳自己的部队，部队的同志也常住在她家，那都是些多么好的战士啊！战士们都很喜欢她，这些年輕战士不仅待人亲热，而且常給她講革命的道理，她的思想愈

提高，就愈热爱着这些战士了。因此，每当部队离开的时候，她就送出好远，常常难过的落下了眼泪。

当时她是庄里的一个出色的姑娘，一些青年小伙子都在偷偷的爱着她，可是她却嫁了河西的吴二。因为他们是由父母作主自小定的亲。这段婚姻也是经过一番曲折的。当这个姑娘听说对方是个中农，两个人又没见过面，就坚决不同意，要退婚。后来吴二常来走动，并表示进步，红嫂的父母看到吴二这个青年倒还老实，虽然是个中农，可不是个斗争对象，因此还是把女儿嫁给吴二了。

从红嫂一到这庄里起，她就要参加庄里的群众斗争，可是叫公公婆婆拦阻了。每逢庄上开什么会，公婆就想尽办法，故意用家务事把她拖在家里，不让她出门。而丈夫呢，看到红嫂为了不能参加大会而生气，就显得非常温顺，来向红嫂讨好。每逢这个时候，红嫂总用革命的道理向吴二发脾气，斥责他落后。有时她气极了，就跑回娘家去住，想下决心最后和吴二分离，可是没几天，吴二就又低声下气的把她接回去了。

就这样，红嫂和吴二生活了五六年，现在已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四五岁了，而怀里的女儿才有五六个月。

蒋匪军向解放区进攻，敌人要来了。这一带村庄的村干部，带领着民兵到山里和敌人打游击去了。村里的基本群众和干部家属，也都撤退到山里。当时吴二背着儿子，红嫂还抱着刚生下来的婴儿，也随着逃难的人群走了。可是由于孩子的累赘，又没有东西吃，更主要的是吴二对敌人还存有幻想，因此转了几天，吴二就硬逼着红嫂和孩子回到村子里来了。

红嫂一回到庄里，庄子已被还乡团糟蹋得不像样子了。这些野兽们到处搶掠，她家的粮食都被搶光了；地主还乡团提着

枪整天在抓村干部和基本群众，有些人沒走脫，被他們逮住，非刑拷打以后，有的拉到广场上杀了；有的偷偷填到井里，地主还乡团把村庄鬧得暗无天日。

从昨天清晨起，北边小山上就响起了掩护部队渡河的枪声，战斗多激烈啊！紅嫂望着烟雾弥漫的小山头，心在砰砰跳个不停，她在为自己的部队渡河担心，她在为坚守山头的战士的安全担心。今天家里已沒有吃的了，她不得不一早起来到野外挖野菜。天已东南晌了，野菜已挖滿提籃，她該回去做午飯了。同时感到胸前的乳房有点胀得慌，也該給嬰兒喂奶了。紅嫂挎着提籃，往庄里走去，她来到小树林边，忽然看到秫秸堆附近有几堆肥嫩的野菜，她就走进小树林去，当她走到秫秸堆后边一看，突然啊呀的惊叫了一声，手中的提籃落到地上了。

原来，紅嫂看到了一个負伤的战士，靜悄悄的躺在秫秸堆里。

开始，紅嫂怔了一下，当她認識到这是自己部队的革命战士，便感到一陣惊喜。她机警的向四下看看，見附近沒有敌人，她就低低的弯下腰去，以耳語般的声音温和的叫着：

“同志！……同志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她有多少日子沒有象这样亲切的和自己人打招呼了，当她喊了几声同志，沒有听到一点回声时，紅嫂突然惊慌起来，难道他已經死去了么？一想到这里，她的心砰砰的跳起来，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。她伏下身去，用手摸摸伤員的嘴和胸，这两个地方都微微有点热气，不过，那热气太微弱啦！而这微弱的热气也正在漸漸的消失。伤員的嘴唇，象烤焦了的树皮，他多么需要一点热湯水的滋潤啊！可是往哪弄湯水呢？回到家去烧

吧？家里連一粒米都沒有了，用什么做？同时，紅嫂感到伤員的胸口的热气馬上就要消失，回去也来不及啊！也許她把做好的热湯端来时，战士已經不在人間了。

紅嫂坐在伤員的身边发急，急得她象坐在針毡上那样痛苦，怎么来挽救身边的战士？就是現在有人从她身上挖一块肉給战士吃了，能把战士救活，她也会甘心乐意的。

这时，着急的紅嫂的手突然碰到自己隆起的胸部，嬰兒半天沒有吃奶了，她感到乳房胀得发痛，一意識到这一点，紅嫂为搶救伤員而布满焦急和愁悶的脸上，豁然开朗。可是随着意識到的那件事，她的脸刷的紅了，象块紅布似的一直紅到耳根，她的脸上象有把火在呼呼的燃烧。她感到自己的耳朵有点烫人。

是啊，她毕竟是一个年輕的少妇啊！而躺在她面前的又是个男的青年战士……一想到将要到来的情景，紅嫂的心里象无数头小鹿在乱撞。

可是眼前的事实又是多么急人啊！現在最重要、最严肃的問題，不是其他，而是救命。一刻也不容迟緩的挽救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。

紅嫂的脸孔紅一陣又白一陣，最后她下定了决心，毫不迟疑的靠近了彭林，把彭林的頭輕輕的搬起，把它放在自己的腿上，她迅速的解开了衣襟，把上身向彭林的头部伏下去……

阳光从秫秸堆的隙縫里透射进来，它照着紅嫂的脸，她的面孔上的紅云褪去了，現在显得那么庄严、神圣和崇高。

.....

彭林排长現在是整个处在昏迷状态，而且已經昏迷很久了。他身上的血几乎流尽了，象渗完水的干涸的泥塘，他所有

的神經已經停止了活動，他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感覺不出來。就在這時候，一股甜美的液體，順着他的干澀的喉管流下，流入早已空空的胃里，然後液體化成養分注到他的身上。他象一葉已經干枯得蜷曲了的樹葉，營養的支流循着它的網狀的脈絡，輸送到它的全身，樹葉又漸漸的舒展開來。他嘴里和胸部的熱氣不再消失了，不僅穩固下來，而且逐漸的向四下擴展。隨着液體的流動，這種熱力也慢慢的向四肢散發，原來將要僵硬的肢體，稍微有些鬆軟了。彭林的額頭的青筋在輕輕的跳動。雖然這樣，可是整個的說來，他還是處於沉睡似的昏迷狀態。

又是一股甜美的液體注入彭林的體內，蜷曲的樹葉又舒展開了。

當第三次的液體流下他的喉管不久，彭林的身子突的抖動了一下，生命已回到了彭林的身上，他蘇醒過來了。彭林的眼睛睜開了，他看見眼前的情景，為之一楞，他迷惑了一瞬，當他向上望着俯首盯着自己的紅嫂的微紅、莊重和充滿仁愛的面孔時，他才意識到剛才發生了什麼事。這是可能的麼？但是出現在眼前的就是事實，人民是怎樣的對待自己，她是用什麼樣的感情，什麼樣的行動來挽救自己的生命啊！這種難以比擬的愛，激動了他作為一個革命戰士的正直的心，他的感激之情象颶風下的海洋那樣沸騰。這時紅嫂正想把他的頭往近處移動，彭林用力的向外挪開了，他激動得渾身抖動，他低低的叫了聲“大嫂……”就再也說不下去了。淚水嘩嘩的流下來。

紅嫂一看到傷員睜開眼睛了，能說話了，那沉悶的臉上，象透過了雲層的阳光，一下子亮了，好象費盡全身心力終於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，她欣喜得眼睛里也冒出了淚水，深深的舒

了口气說：

“啊呀！同志，你总算活过来了！可把人急坏了！”

伤员活了！现在是一个年青的革命战士在自己眼前，她下意识的馬上扣住前胸衣襟的鈕扣，一想到刚才的事，一朵紅云又出现在她的脸上。

紅嫂把彭林移到身边的碎草上，彭林的头枕在一个枕头上，身上盖了一条薄被，这些东西都是她在彭林昏迷中为他安置的。不仅这样，她还替彭林洗过伤口并包扎好了。

这时躺在碎草上的彭林心情还没有平靜下来，一想到刚才的事，他就又激动起来。他眼睛里又涌出新的泪水，他望着紅嫂大声的叫着：

“大嫂，你救了我啊！”

說着他就把头伏在枕头上哭泣起来，这时紅嫂对彭林低声而溫和的說：

“小声点！这里还有敌人啊！”接着她又說下去：“同志！不要这样說，你为革命流血牺牲，我帮助点又算什么呢！”

二

三天过去了。在紅嫂的救护下彭林的伤势漸漸好轉。

紅嫂每天悄悄的来到小树林里的秫秸堆里，給彭林送飯，家里沒有米面，她就向逃回村的人家去借一点，做給彭林吃。而这一切，又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秘密的干的。她不仅要照顧伤员吃喝，为他洗伤口，敷些简单的草药，更重要的是她还为着彭林的安全担心，因为这庄里住滿了吃人的豺狼啊！一次她看見几个敌人走过了小树林，她急得一颗心好象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

还有繁重的家务事呢！她还得照顾两个孩子和丈夫。地主还乡团又经常来要粮、催款、找麻烦，这些事是应该由她的丈夫吴二来应付的。可吴二常常被敌人强拉去修工事，因此一切里里外外的家事，就都压到红嫂身上了，仅仅几天工夫，红嫂就渐渐消瘦下来。

从发现彭林排长那一天起，红嫂就考虑着，这事是不是告诉吴二。她心里想，如果有了丈夫的帮助，这事就好办得多了。她知道村支书带着民兵在附近山里活动，可以叫吴二偷偷的出去送信，支委会派人把伤员抬走。可是为这件事，红嫂再三考虑，最后的结论：还是确定不告诉丈夫。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落后的，他胆小怕事，告诉他，他不但不能帮助自己，相反会被吓坏，因为这件事一旦被还乡团发觉，严重的后果是可以想象到的，就是红嫂强逼着丈夫去做，由于他的动摇，万一遇到危急的情况，也会坏了大事。红嫂决定不告诉丈夫了。可是这样困难就更多了。她一方面要提防敌人，同时还要背着自己的丈夫。

吴二这几天，也感到红嫂瘦了些。婴儿吃不饱，常常在红嫂的怀抱中哭，哭得吴二心里发焦，他走到红嫂面前，关怀的问：

“孩子吃不饱么？”

红嫂望着桌上的野菜说：“吃这些东西能有奶么？”其实红嫂的奶何尝不够呢？她是把它分给另一个更需要滋养的人吃了。当彭林苏醒过来以后，虽然坚决谢绝了她的帮助，可是她还是在端去的米汤里，偷偷的挤上一些奶汁，来增强彭林的营养。不过，现在红嫂把缺奶的原因，推到野菜上去了。

吴二望着桌上的野菜，认为红嫂的话是对的，他为家里的

生活而愁悶，他蹲在牆角一袋袋的抽起烟來。

吳二雖然還是個不到三十歲的農民，可是看上去，卻顯得老得多。他老的象征並不是額上多長了幾道皺紋，而是過早的熄滅了青年人蓬蓬勃勃的神情，還有他沉默寡言的性格。他平日很少言笑，只是伴隨着黃牛在自己的幾畝薄田上拚命勞動，只希望日子能過得殷實富裕，雖然他把氣力都用盡了，可是生活總是不如意。看！日子剛過得差不多了，又來了國民黨蔣匪軍，地主還鄉團把他多年的積蓄，搶得精光。每逢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他就象現在這樣，蹲在牆角抽悶烟，他用的烟管又是上年紀人愛用的那種長杆子，從遠處看上去，活象一個老人在抽烟解悶。

吳二知道目前的困境是誰造成的，從家里糧食被搶這一點上說，他是深深痛恨地主還鄉團，可是還鄉團來拉他去干活，他還得忍氣吞聲的去干。不是真的逼得他不能活，他總是逆來順受。吳二有個特點，就是遇事總喜歡和別人比，他感到現在自己的生活雖然困難，但比起那些逃難到山溝里的貧雇農，他認為還是好的。他目睹了敵人对村幹部和革命家屬的屠殺，他也感到還鄉團喪盡天良，但是他對自己沒有遭到橫禍，又暗自庆幸。他不想革命，他也不當反革命。前些時，地主還鄉團對他說：“吳二！你干了吧，保你有吃有喝！”他借口家事，還是婉言拒絕了。總之遇事他總站得遠遠的，生怕血迸到身上。現在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戰事早些結束，他好再在自己的土地上拚命，他要向上爬，能使自己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來。

吳二正在牆角抽烟時，院子里傳來一陣母雞咯咯的叫聲，他愁悶的臉上稍微輕快些，就站起來，走到院子里，他知道這是母雞在下蛋了。他家原來養有五只母雞，有三只叫蔣匪軍和

还乡团捉去吃了，现在还有两只，吴二从鸡窝里掏出了两个鸡蛋，又回到屋里，把它放在红嫂的面前，吴二说：

“你把它做做吃了吧！”他想红嫂吃下去，奶水也许会多一点。红嫂看见鸡蛋欣喜的说：

“这太好了！”

这时院子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红嫂一听这声音就皱起了眉头，她向吴二递了个眼色，吴二就走到院子里去，一个满脸横肉的还乡团小队长，腰里别着匣子枪，喝得醉醺醺的摇晃着身子走进来。吴二忙给对方拿个凳子，在屋门口坐下，这还乡团小队长，一看院子里的母鸡还在咯咯的叫，就笑着对吴二说：

“你还喂着母鸡啊？喂几只？”

吴二说：“喂五只，现在只剩两只了。”

还乡团小队长说：“怎么？是我的弟兄们吃了么？他们嘴馋一点，可是我却没有吃你的鸡啊！”

吴二说：“队长，你是不会随便吃俺老百姓的鸡的。”

小队长摇摇头，哈哈的怪笑起来，他说：“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要想吃的話，你还不慰劳一下么？你们为什么过去慰劳八路呢？”说到这里，还乡团小队长就把头探进屋里，又笑望着红嫂说：

“小大嫂！你说我说的对么？”

红嫂正在屋里埋头给孩子喂奶，她没有答话，只是厌恶的把头转向一边去。还乡团小队长碰了个没趣，把头又转回来，满眼恶毒的扫了吴二一眼。

吴二一听他谈到八路的事了，就没敢再说什么，蹲在那里埋头抽烟。

这还乡团小队长，姓刁，外号叫刁鬼，过去是地主的狗腿子。

土改斗争时，他和地主一道逃跑投敌，现在又随着国民党蒋匪军“还乡”了。他们回到庄子里，就找贫雇农“倒算”，把过去分的他们的土地、家具，都强逼着要回来。他们每天拷打村里的基本群众，屠杀干部及革命家属，每当地主还乡团进行这些罪恶勾当的时候，刁鬼总是最凶狠的一个。他亲手屠杀我们的村干部，他手上沾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啊！由于他反共有力，就在还乡团里当上了小队长。今天刁鬼到吴二家里，一进门就踱鸡，其实他何尝是为鸡而来的：他为了红嫂，红嫂虽然穿得很破，满脸尘污，但是刁鬼知道她是以这来掩盖自己的美貌的。近来他常常到吴二家里来，心里打着坏主意，在红嫂身边转动。红嫂早看出了这点，每当他闯进屋里的时候，她就抱着婴孩，拉着儿子到院子里去，或者走向有人的地方，躲着这个魔鬼，因此刁鬼总没能上手。

从表面上看，红嫂好象怕刁鬼才躲着他，在内心里红嫂却烧着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，她从不看他一眼，一看到刁鬼就象吃到苍蝇一样感到恶心。她心想这个魔鬼吮吸了我们多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血啊！她恨不得把他一口咬死，才感到痛快。

刁鬼今天来看红嫂，又碰上个没趣，他把恼怒移到吴二身上，临走他对吴二说：

“你小心点，我们知道你在八路剧团里干过……。”

吴二是个死心眼的人，他没有看出刁鬼到他家的恶毒意图。刁鬼临走的威胁，他倒听出来了。吴二还以为是没有痛快的答应把鸡慰劳对方，才惹得刁鬼生气了。吴二倒真的为这件事犯愁了。

这天晚上，吴二忧心忡忡的对红嫂说：“五只鸡叫他们吃了

三只了，还想在这两只上打主意。”

紅嫂为自己丈夫的迟钝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她说：“他不是想吃你的鸡，你放心好了！”

吳二不以为然的說：“一定是，他一进门就說到鸡身上去，他准是又想吃咱的鸡了！”吳二說着蹲在灯下，吧吧的抽着烟，在打主意。吳二沉默了一会，突然狠狠的在地上砸着烟袋鍋，他已拿定主意了，自言自語道：

“想吃鸡？哪有这样好事，有鸡自己还不知道吃么？”

說罢，吳二就到院子里去了。他摸黑来到鸡窝那里，他决心把鸡杀了自己吃，免得叫还乡团抓去，落个一場空。可是他又多么心爱这一对老母鸡呀！它們还正在下蛋呢！母鸡是农家的“宝”，誰能舍得杀了吃呢？不过，吳二想到叫还乡团捉去，自己連根鸡毛也捞不着了，还是吃了合算。他把手伸进鸡窝，由于心痛，手都有点颤抖了。但是他还是狠着心把两只母鸡掏出来。

吳二是含着泪水，把两只母鸡杀死的。

他提着死鸡走进来，紅嫂一見他手中的鸡就說：“你真把它杀了么？”

吳二說：“誰不知道鸡好吃！快去烧水吧！”

夫妻二人忙起来，烧水退毛，把鸡切成碎块，放在鍋里就嫩起来了。到夜深人静时，屋里飄散着将熟的鸡肉香味。开始杀鸡时，吳二是心痛的，現在嗅着鸡肉香，望着紅嫂欢快的神情，他也滿腹的高兴。因为他总算为妻子做了件合她心意的事，平常夫妻之間虽然有点口角，妻子总嫌他落后，但从心的深处說，他还是很爱紅嫂的。吳二借着烧柴的火光，欣喜的对紅嫂說：

“你吃了这些鸡湯，奶会多了！”

鸡子燉熟以后，吳二就盛了一碗鸡湯，递给紅嫂說：

“你快把它喝下去！”

紅嫂喝了几口，就放下了說：“留着明天慢慢的喝吧！”她也切了些鸡肉給吳二吃，吳二吃上几口也放下了。他舍不得吃，他觉得还是留給紅嫂吃吧！看，她比过去瘦多了呀！她多么需要这鸡湯的营养啊！

是的，从現在紅嫂的身体需要來說，她确实需要鸡的滋养。可是当丈夫把鸡湯端到她的口边时，她想到了彭林，她想鸡湯对伤员來說，就更加需要了。因此，她只喝了两口就不喝了。說实在的，要不是紅嫂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如果她在少女时代的娘家，有十只母鸡，她也早杀給彭林吃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紅嫂抽了点空，給彭林端去了一大碗連湯帶肉的鸡湯，还捎着两只鸡蛋。彭林已經能够依着枕头坐起来了，他望着眼前的鸡湯对紅嫂說：

“你生活这样困难，怎么把好好的母鸡杀掉呢？”

紅嫂說：“快吃吧，你不吃还乡团也要吃掉！”說着紅嫂又去为他的伤口換药了。

彭林端着鸡湯，望着紅嫂的枯黄的脸色，他感到紅嫂愈来愈消瘦了。一想到她的艰难危险的处境，彭林就很难过，他把鸡湯又递给紅嫂說：

“紅嫂！你瘦多了，这鸡湯还是給你喝吧！”

紅嫂說：“同志！我喝过了。你不喝可叫人心急！快喝下去！”在紅嫂的督促下，彭林只得喝鸡湯。他一边喝一边說：

“紅嫂，你为我担惊受累，看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紅嫂說：“同志！不要說这样話吧！一看敌人的烧杀罪行，